

雍和宫藏传佛教艺术博物馆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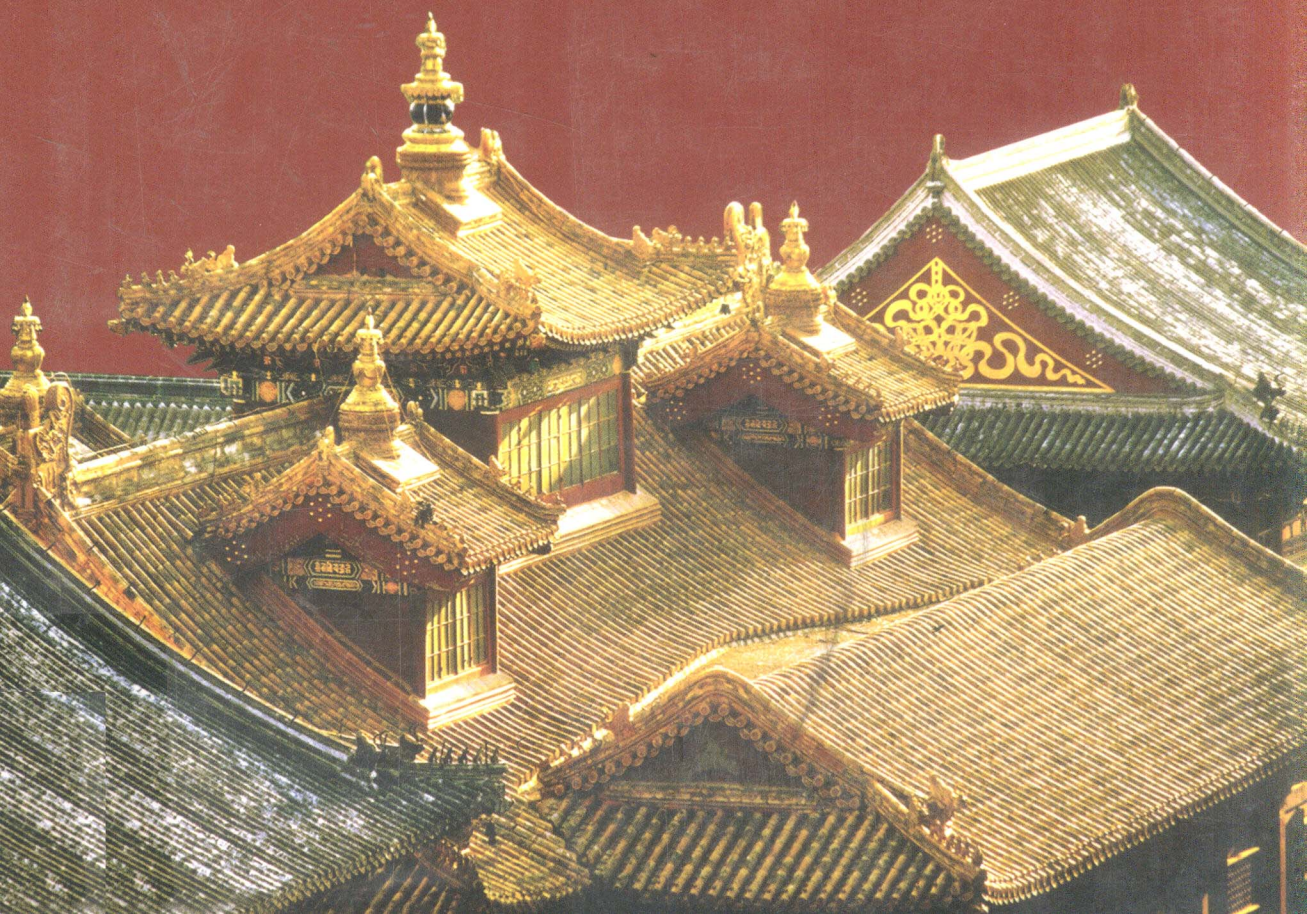
雍和宫

YONG HE GONG

北京藏传佛教 寺院文化探究

[美]费迪南德D·莱辛 著 向红笳 译

中国藏学出版社



雍和宮

YONG HE GONG

北京藏传佛教寺院文化探究

[美]费迪南德D·莱辛 著 向红笳 译

中国藏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雍和宫/[美]费迪南德·D·莱辛著;向红笳译.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10

ISBN 978-7-80057-917-2

I. 雍... II. ①莱...②向... III. 雍和宫-研究 IV. B947.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03910号

雍和宫

——北京藏传佛教寺院文化探究

[美]费迪南德·D·莱辛著 向红笳译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印 次 2008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350千
图 片 103幅
印 数 2500册
书 号 ISBN 978-7-80057-917-2/B·47

定 价:39.50元

感谢瑞典民族博物馆暨斯文·赫定基金会的授权，
使我们得以翻译出版此书的中文版。

编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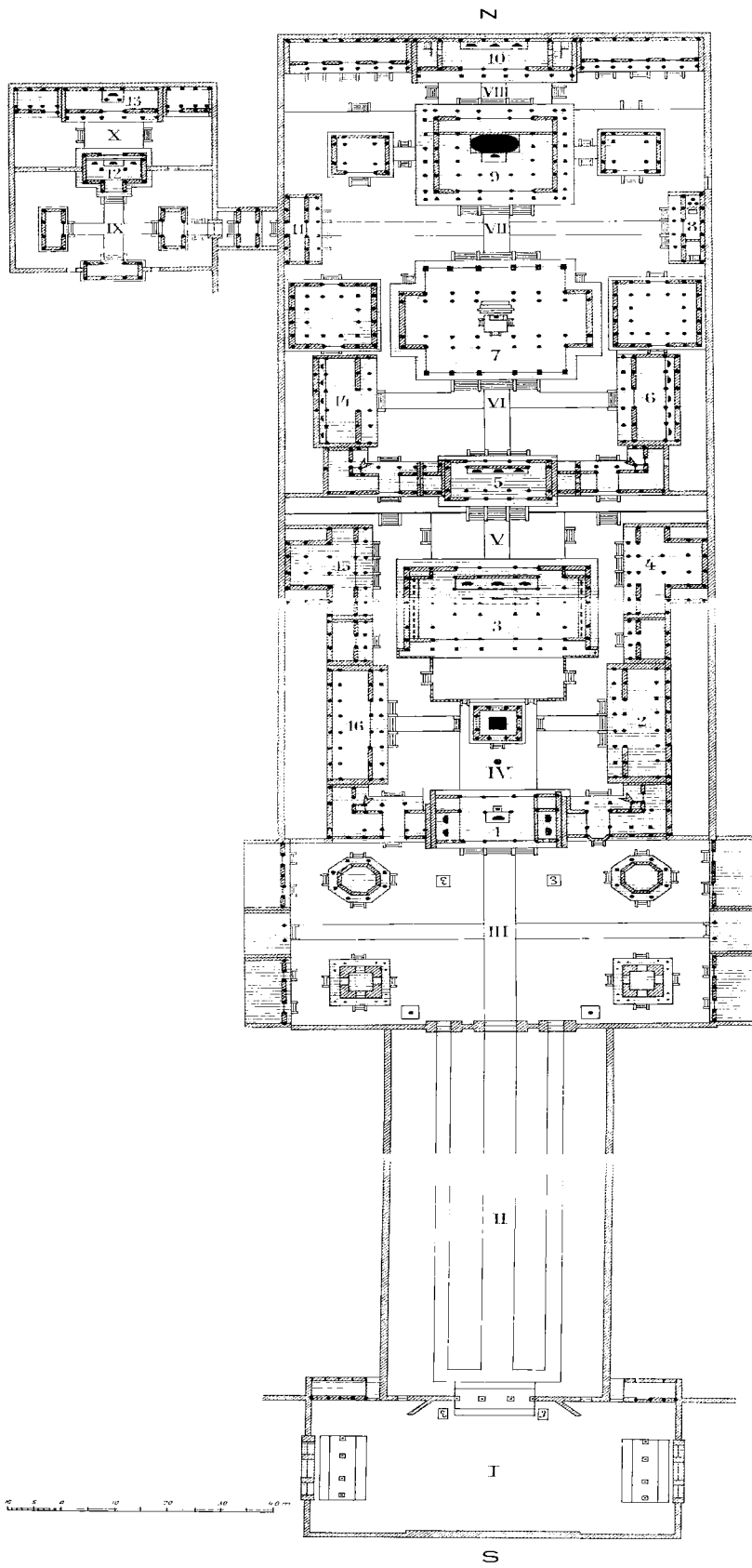
胡雪峰 (雍和宫副住持)

鲍洪飞 (雍和宫管理处主任)

李立祥 (雍和宫管理处研究室主任)



绘有宗喀巴及其大弟子的藏传佛教画像(上为在兜率天的弥勒)



雍和宫平面图，由B·梅尔彻斯博士(德国)绘制。在平面图上，院落用罗马数字标出；殿堂用阿拉伯数字标出。大型造像用黑色半圆或椭圆标出。第四院落中的碑铭用黑色方框标出。



SVEN HEDINS STIFTELSE
— THE SVEN HEDIN FOUNDATION —

Letter of Permission

Beijing 9 March 2005

The Sven Hedin Foundation of the Royal Academy of Sciences, Stockholm hereby grants The Administration of Yonghegong in Beijing the right to translate below specified book into Chinese, and publish it in China in Chinese or English/Chinese.

Lessing, Ferdinand Diederich

Yung-Ho-Kung. An Iconography of the Lamaist Cathedral in Peking with Notes on Lamaist Mythology and Cult. Volume 1.

In collaboration with Gösta Montell.

Reports from the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Dr. Sven Hedin. Vol 18

179 pages of text, 33 plates, 21 figures and 13 sketches in the text.
Stockholm 1942.

The permission includes publication of the photographs, the figures and the plan of Yonghegong.

The Chinese publication shall include a note that the volum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Lessing, Ferdinand Diederich

Yung-Ho-Kung. An Iconography of the Lamaist Cathedral in Peking with Notes on Lamaist Mythology and Cult. Volum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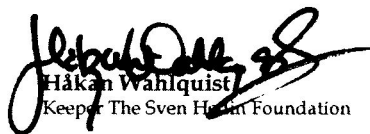
Reports from the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Dr. Sven Hedin. Vol 18

Stockholm 1942.

And that the book is:

Publish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Sven Hedin Foundation, Stockholm ©

Upon publication the Yonghegong Administration is expected to present the Sven Hedin Foundation 25 copies free of charge.


Håkan Wahlquist
Keeper The Sven Hedin Foundation


Bao Hong Fei
Director, Administration Yonghegong

中国 北京 雍和宫管理处

授权书

斯德哥尔摩皇家科学院斯文·赫定基金会特此授权北京雍和宫管理处对以下图书享有翻译成中文、出版中文版或英文—中文对照版的权利：

莱辛·弗蒂纳德·德艾德瑞奇著

由斯文·赫定博士领导的中国西北地区的科学考察报告第 18 卷

《雍和宫 一部关于北京的喇嘛教圣殿的学术著作及关于喇嘛教的神话和文化注释》 第一集(英文版)

内文 179 页,照片 33 页,图案 21 幅和设计图 13 幅

斯德哥尔摩 1942 年出版

本授权包括对雍和宫图书中的照片、图案、平面图的出版授权。

中文出版物将享有用中文注释以下这本书的权力：

莱辛·弗蒂纳德·德艾德瑞奇著

由斯文·赫定博士领导的中国西北地区的科学考察报告第 18 卷

《雍和宫 一部关于北京的喇嘛教圣殿的学术著作及关于喇嘛教的神话和文化注释》 第一集

斯德哥尔摩 1942 年出版

此图书的中文版由：

斯德哥尔摩 斯文·赫定基金会授权出版

斯文·赫定基金会希望从北京雍和宫管理处免费得到以上出版物 25 册。

霍坎·沃尔库斯特(签字)

斯文·赫定基金会 管理人

鲍洪飞(签字)

雍和宫管理处主任

2005 年 2 月 18 日

文件号 HWQ 2005 02 18 I

中文版序

这是一本不同于以前出版的关于雍和宫的书籍。此书的作者是一位美国人,著名的汉学家费迪南德 D·莱辛先生(1882—1961年),他曾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学教授。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他随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领的探险队来到中国,并在当时的北平对雍和宫进行了两年多的研究,后以英文撰写成书,名为《雍和宫 YUNG HO KUNG》,同时还有个副标题:AN ICONOGRAPHY OF THE LAMAIST CATHEDRAL IN PEKING WITH NOTES ON LAMAIST MYTHOLOGY AND CULT(《一部关于北京的喇嘛教圣殿的学术著作及关于喇嘛教的神话和文化注释》)。书中详细地介绍了雍和宫当时各殿院、殿堂的布局及其佛像、唐卡、法物、法器的文化内涵,并介绍了相关的佛事活动。此书原计划出版四册,1942 年第一册问世,其它三册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书。

光阴荏苒,时至 2004 年,对藏传佛教古寺雍和宫的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相继出版了一批关于雍和宫的书籍和画册,对于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的整理、编辑与出版工作也在进行中。正是在这时,我们发现了此书的复印本,后得知此书的版权属瑞典民族博物馆暨斯文·赫定基金会。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斯文·赫定基金会成立于 1948 年,属于瑞典皇家科学院管理,为著名的研

究世界各民族历史文化的学术机构。该基金会藏有大量来自于中国西藏、青海、内蒙古、河北承德、北京及现在蒙古国的藏传佛教文物,其中大部分为斯文·赫定于1900年至1939年间收集的。而正是在那次探险中,斯文·赫定在新疆发现了古楼兰遗址,后又完成了对丝绸之路南北线的勘察。该基金会自1986年始,与中国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开展了多个项目的合作,成绩显著。我们通过北京华夏风格有限公司与该博物馆取得了联系,并于2005年3月邀请该基金会亚洲部主任霍坎先生来到北京,双方签订了《雍和宫》一书的中文翻译出版授权书。之后,又邀请中央民族大学外语学院向红笳教授将此书翻译成汉文。

至2005年8月,应瑞典民族博物馆的邀请,雍和宫考察团一行5人,赴该馆进行考察访问。期间,考察团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流失于海外并保存于该馆的老照片和部分佛像、唐卡与历史资料,重点考察了基金会的与雍和宫及藏传佛教有关的藏品,初步了解了基金会对藏传佛教文物的收藏。其中很多藏品对于研究雍和宫以及藏传佛教的历史、文化、艺术具有极为珍贵的价值。如该基金会收藏的百余幅当年的雍和宫老照片,多为蒙泰尔博士拍摄,内容包括建筑,殿内的佛像、唐卡、法物、供物和僧人佛事活动的场景等。另外还有北京和内外蒙古藏传佛教寺院的老照片若干张。这些老照片的底片是玻璃板,多数清晰,记载着当时的历史,蕴藏着岁月的痕迹。

也是在2005年,当我们正在寻找该书第二、三、四册的手稿下落的时候,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们从到雍和宫参观考察的一位美国人那里了解到,另外三册手稿现收藏于日本成田大塔寺内,并且不像第一册系统完整,从看到的部分复印件判断,后三册尚未成书。而这位告知此信息的美国人是在美国凯萨斯大学美术史系攻读博士的林凯文先生。

此书的出版,始终得到了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季文渊副主任及其他有关领导的关心与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在此书出版之际,我们要感谢北京华夏风格有限公司杨卫民先生、陈敏先生,是经他们的努力和牵线搭桥,方成此书。杨卫民先生

执著于海外寻宝,尤其在调查民国以前流失于北欧各国的我国文物的工作上成绩显著。感谢首都博物馆研究员黄春和先生,最初是他的引见,方促成此事。黄春和先生现为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专于金铜佛像的鉴定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佛教历史和佛教文化艺术,出版专著十数种。感谢瑞典民族博物馆暨斯文·赫定基金会亚洲部主任霍坎·沃尔库斯特先生的大力支持。霍坎先生毕业于斯德哥尔摩大学历史系宗教专业,主要研究印度、尼泊尔和中国西藏的历史文化,在学术研究领域享有盛誉。2007年5月,他因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研讨会而来到北京,并来到雍和宫。当他看到翻译成中文正准备出版的中文译本名为《雍和宫——北京藏传佛教寺院文化探究》的清样时,非常高兴。

我们特别要感谢中央民族大学外语学院向红笳教授的精心翻译,向红笳教授从事与藏传佛教有关的翻译工作已有二十余年,并有多部译著问世,对藏传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深有感受。她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和其他书籍的翻译工作,但还是很快完成了此书的翻译。书中涉及法文、德文、日文、梵文、满文及深奥的藏传密宗内容,为此向红笳教授专门在文中加了许多注释,使得此书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更为易读、易懂,也更体现了本书的学术价值。

最后,我们还要感谢中国藏学出版社的领导和为此书的出版付出劳动的工作者。

雍和宫藏传佛教艺术博物馆

2007年8月

中文版导言

我怀着极大的喜悦和满意之情为费迪南德 D·莱辛有关北京雍和宫的一部独具匠心的著作(汉译本)撰写导言。雍和宫不仅是中国首都最重要的佛教寺院,在历史上也是除西藏本土之外藏传佛教界最重要的寺院之一。在乾隆皇帝(1711 年—1799 年)的宗教导师章嘉若必多吉大师(1717 年—1786 年,三世章嘉呼图克图)时期,雍和宫最初的作用是强化藏传佛教在中国内地的地位,后来,它发展成为一座佛教寺院。对雍和宫的研究涉及多方面,包括大规模的经文翻译、系统的出版佛教圣像以及研究佛教建筑和艺术等工作,此处仅提到经过章嘉若必多吉的不懈努力而在雍和宫留下重要印迹的那些领域。

费迪南德 D·莱辛(1882 年—1961 年)于 1907 年抵达中国。当时,他是德国柏林“人类文化博物馆”的一位人种志学家,其专业特长侧重在东亚,并拥有从事研究所需的语言技巧。他在中国生活了十七年,这使得他成为那个年代最伟大的汉学家和佛学家之一。他出版了有关汉语的著作,成为精通蒙藏语言的成就卓著的学者。他具有从中国人的视角接触佛教的必要的专业知识。在他开始从建筑和艺术历史的角度研究雍和宫建筑群及解释那里举行的仪式之时,他似乎对藏传佛教的佛像、雍和宫内殿堂所展示的宗教体系

的形式和含义、墙壁和圣坛以及它的建筑平面图尤感兴趣。

在斯文·赫定结束“中-瑞探险”第一阶段(1927年—1928年)的工作后,他对民族学(包括佛学)的研究之兴趣与日俱增,并资助这一研究。1930年,费迪南德 D·莱辛被招募进入探险队以增强这些方面的研究。费迪南德 D·莱辛的加盟使对承德“外八庙”历史的研究以及对楼兰这样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和考古遗址的研究更加精准。由于他阅读过中国年鉴及其他文献资料并为他及探险队其他成员所从事的研究提炼出必要的资料并对许多工作做出了结论(尽管只是手稿形式),他对探险事业的贡献是无可估量的。他还对探险队收集的民族学藏品(其中许多藏品是形式各异的宗教物品)给予资料佐证和描述。费迪南德 D·莱辛对雍和宫的特殊兴趣使斯文·赫定把一直持续的研究列入了探险队的议事日程。斯文·赫定探险队中的主要民族学家约斯塔·蒙泰尔也是一位成绩斐然的摄影师,他对费迪南德 D·莱辛进行了帮助,用照片记录下了雍和宫 1931 年的原貌。

费迪南德 D·莱辛发表了几部有关探险队系列报道的著作,全面记录了他对雍和宫的研究,并阐述了他对“喇嘛”仪轨的研究。遗憾的是该项目并未完成。1935年,费迪南德 D·莱辛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职,后来成为蒙古学(东方语)教授。这给他提出了更多的新的要求,最终似乎使他远离了他旧有的资料。计划出版的著作中只有一本最终于 1942 年问世,就是现在以中译本面世的这部著作。而尚未出版的这些著作中的图片资料现保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民族博物馆的档案中。检索费迪南德 D·莱辛为尚未出版的著作所撰写的手稿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很有希望能将资料,至少是照片另编一册,这会对意义重大的雍和宫建筑群 1930 年的原貌的描述更为详尽,也会对学者和普通公众大有裨益。这份资料十分独特,值得出版。

费迪南德 D·莱辛的第一部,也是目前为止的唯一一部有关雍和宫的著作以中文版的形式出版,这是雍和宫的所有朋友及佛学弟子的一大幸事。我深信,无论斯文·赫定、费迪南德 D·莱辛和约斯塔·蒙泰尔身处何地,他们都会和我们一道感谢雍和宫藏传佛教

艺术博物馆和北京市宗教事务局,是他们使研究资料 and 知识能回归原地。我要特别感谢雍和宫的副住持胡雪峰及雍和宫的鲍洪飞先生和李立祥先生,没有他们的投入,该项目将无法进展。我还要感谢杨卫民先生和陈敏先生,他们在启动该项目和协调联络方面功不可没。北京首都博物馆的黄春和先生是进行联络工作的始作俑者。我们都应该感谢向红笳女士,感谢她精准和专业的翻译。

我想对我们博物馆的同事安·奥尔森女士和约翰·弗雷克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没有他们热忱的工作和娴熟的技术,我们不可能在约斯塔·蒙泰尔的原始反转片和印刷品的基础上检索、辨认和提供数字化的清晰的图像。

霍坎·沃尔库斯特

瑞典斯德哥尔摩民族博物馆亚洲藏品馆馆长
瑞典皇家科学院斯文·赫定基金会管理人

2007年4月29日

序 言

本卷是中—瑞（典）探险队系列丛书序号Ⅷ《人种志》的首卷。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也会认为该著作更适合冠以《宗教史》之名，继而被收入专门的系列丛书中。有人会由此推断，还会有人想对构成这套丛书一部分的其他著作进行评论。但我们认为，避免进一步地详细分类是明智之举，因此，我们决定将探险队人种研究小组收集的资料出版物都收入系列丛书Ⅷ中。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展现所取得的大部分成果，这些成果的获得得益于文森特·本迪克斯^[1]先生 1929 年的巨额资助。

谨以此书献给文森特·本迪克斯，他是探险队最伟大的私人赞助者，他慷慨的支持和盎然的兴趣使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其中包括在探险项目中我对亚洲人的文化研究。此刻，我仅能表达我对这份美妙礼物质朴而又诚挚的谢意，我可以向文森特·本迪克斯保证，有幸获得丰富东亚藏品的瑞典人民都会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这些藏品是斯德哥尔摩瑞典人种学博物馆的骄傲。

我们有义务寻求私人资助以支付人种学系列丛书的出版费用。我的老朋友马丁·曼森^[2]主任捐助了一大笔款项使此书的出版成为可能。

1930 年夏，我有幸多次获得著名汉学家费迪南德 D·莱辛^[3]

教授对人种学小组研究的帮助。富于成效的和谐合作旋即开始，一直在中国持续了三年最美好的时光。尽管我们之间相去甚远，但这种合作从未终止过。莱辛教授学识渊博，乐于将自己的经验和精力投入到我们的工作中，这对探险队和我本人来说是无法估量的价值。我真诚地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能有幸再次得到莱辛教授对我们出版工作的帮助，也希望在本卷之后其他出版物也能得到他的帮助。

我很高兴表达对伯恩哈德·卡尔格伦^[4]教授的感激之情，他花费了宝贵时间校对本书中繁多的汉文词汇。

我深深地感激那些用言行鼓励出版莱辛教授第一部著作的先生们，但更应感激约斯塔·蒙泰尔^[5]博士，他以充沛的精力和丰富的专业知识汇集了亚洲探险中的宗教历史文物，这些历史文物是当前和未来深入研究喇嘛教宗教礼仪、艺术和经文文献的基础。约斯塔·蒙泰尔博士也是我们亚洲田野调查科研成果丛书的编者。在编辑本书时，他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本书中展示的大部分照片是约斯塔·蒙泰尔博士老相机拍摄的作品。没有他的忠诚合作，在目前条件下是绝无可能出版这部著作的，对他的一切帮助我愿表达我诚挚的谢意。

最后，我愿提及的是，战争使成书困难重重。由于加利福尼亚和瑞典之间邮政的缓慢和不可靠，作者不可能阅读所有的校对文稿，因此，我们必须恳请读者宽容可能有所遗漏的谬误之处。

斯文·赫定^[6]

1941年11月于斯德哥尔摩

注释：

- [1] 原文：Vincent Bendix，文森特·本迪克斯，人名。——译者
- [2] 原文：Martin Månsson，马丁·曼森，人名。——译者
- [3] 原文：Ferdinand D. Lessing，费迪南德D·莱辛，人名。——译者
- [4] 原文：Bernhard Karlgren，伯恩哈德·卡尔格伦，人名。——译者
- [5] 原文：Gösta Montell，约斯塔·蒙泰尔，人名。——译者

[6] 原文：Sven Hedin，斯文·赫定。1865年生于瑞典首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886年秋天，进入大学学习。1890年4月，斯文·赫定再次踏上远赴中东的征途。作为瑞典王国外交使团的翻译，他圆满完成了任务，并在国王的支持下，开始了在亚洲的第二次探险旅行。1890年12月，他由俄国进入中国新疆，抵达中亚名城喀什。1891年1月初，他离开中国，返回瑞典。1893年10月16日，他再一次离开故乡，前往亚洲。1894年2月进入帕米尔高原，并在慕士塔格山脚下居住了一段时间。1894年5月1日，抵达喀什。1895年2月17日，他进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由于经验不足、条件恶劣，经过苦苦支撑才被正巧路过的一支骆驼队搭救。1899年，在瑞典国王和诺贝尔的资助下，他在新疆进行了第二次考察探险。1900年，由于一个偶然机遇，他发现了楼兰古城。1907年，他第四次来中国，其主要目标是西藏。1926年冬，他率领由瑞典人、德国人及丹麦人组成的一支探险队来到中国。整个考察活动从1927年开始到1935年结束，八年中的经历、甘苦、成败得失都忠实地记录在他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当中。——译者